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 组编

严昌洪 / 主编

Xinhai Geming
Shishi Changbian

第三册

(1901.1-1903.12)

李勇军 秦 熠 / 编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严昌洪 / 主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 组编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本书为2008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号[2008]013)成果

XINHAI GEMING SHISHI CHANGBIAN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1901.1-1903.12)

第三册

李勇军 秦 熠 / 编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第三册/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李勇军,秦熠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430-5280-2

I. ①辛… II. ①武…②严…③李…④秦…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459 号

组 编: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主 编:严昌洪

编 者:李勇军 秦 熠

责任编辑:刘国刚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4.5 字 数:608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1月1日(庚子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国留日学生励志会在东京举行新年庆祝会。

冯自由《励志会与译书汇编》:

励志会为庚子(一九〇〇年)东京留学界所组织。其时各省学生东渡留学者不过百数十人,尚无何种结合,此会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有会章五条,不外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惟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戡元丞、沈云翔等均任会中干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庚子七月汉口一役殉义之黎科、傅慈祥、蔡丞煜、郑葆巖及脱险之戡元丞、秦力山、吴禄贞诸人,皆此会会员也。一九〇一年阳历一月一日,励志会开新年庆祝会于上野精养轩,莅会者有来宾菲律宾独立军代表鵬西、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横滨兴中会员尤列、翟美徒及该会会员戡元丞、张鎡绪、钱承志、富士英、曹汝霖、王宠惠、沈琨、陆世芬、吴振麟、张奎、夏遁垵、冯阅模、稽慕陶、雷奋、高淑琦、陈梈、吕烈煌、张廷栋、叶基贞、金邦平、张继、薛锦标、唐才质、廖世纶、章宗祥、王宰善、关炳荣等三十余人,特拍照以志纪念,甚盛事也。辛丑(一九〇一年)七月,清政府忽下诏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并选派学生出洋,且有酌用东西洋毕业学生之议,留学生之热衷利禄者,多认为仕途捷径,励志会会员乃亦渐次解体。同时留学界之有志者尝发刊一种杂志,曰“译书汇编”,庚子下半年出版,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杨、雷亦励志会会员,此报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8~99页

冯自由《横滨中和堂与南洋中和堂》:

辛丑年(前十一)阳历元旦日,该堂(即中和堂,编者)应留日学生励志会之招,特派尤列、翟美徒二人,参加该会新年庆祝会。是日被邀莅会者,尚有日本进步党首领犬养毅,及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等;当拍照以志纪念,此照今尚存也。(著者按:此照余今尚保存之,民二十五年拟印载上海逸经半月刊,因照片稍模糊,故未登出。)

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33页

编者按:关于新年庆祝会具体日期,《孙中山年谱》(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定为旧历春节,冯自由《革命逸史》和《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诸书均确指为阳历新年,且有照片为证。此外,是年旧历春节为公历2月19日,而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参加庆祝会的菲律宾独立军领袖彭西于2月8日即赴香港。故陈锡祺在《孙中山年谱长编》中从冯自由说,定为阳历新年(参见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3页)。

△ 本日,清政府降旨准嘉奖捕获自立会余党李炳荣之江苏地方官员。

《清实录》:

己卯……江苏巡抚松寿奏:拿获九江会匪康党李炳荣等,讯明正法,请奖出力员弁。得旨,著准其择尤保奖数员,毋许冒滥。

《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5页

1月2日(十一月十二日) 清政府任命杨儒为对俄交涉全权大臣,会同奕劻、李鸿章办理接收东三省事宜。

《清实录》:

庚辰……谕:电寄奕劻等,杨儒著授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办接收东三省事宜。此事俄廷深敦睦谊,允许交还,一切办法,须臻妥协。著杨儒审时度势,悉心筹划,随时电商奕劻、李鸿章互相参酌。并著奕劻等传谕东三省将军遇事妥为经理,毋稍歧误。

《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5页

1月10日(十一月二十日) 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政府所派刺客暗杀,于次日在医院去世。

冯自由《杨衢云史略》:

……革命军败退(此处指庚子惠州起义失败,编者),将领多匿居香港,清吏乃集矢于衢云。侦知衢云设帐于结志街五十二号二楼,教授英文,乃于是年十一月二十日(公历一九零一年一月十日)暗买凶徒陈林刺杀之于教授室。先是粤督德寿尝出示悬赏三万金购杨首级,同志多劝衢云出洋暂避,衢云慨然曰: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吾宁授徒以养妻子,不忍虚糜公款,俾立一好模范为同仁先云云。卒罹于难,诸同志葬其遗体于香港公共坟场第六千三百四十八号,遗一子二女。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

陈少白《杨衢云之死》:

杨衢云喜自大。当惠州军事得手时,他在外面天天对着朋友自逞功能,说这件事是他办的,他便是主脑。外间不知详情,自然信以为真。接连遇着陈廷威找他议和,他一口包揽下来。事虽不成,然而已经中外皆知。等到地雷事发(指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失败,编者),要追究主谋,杨衢云为敌党注目,更是不能免的了。

过了两个月,杨衢云仍旧在家里开了一个夜校,教授英文。有一天晚上,忽有四个人到家门前,三人把门,一人跑进来,对着杨衢云开了四五枪,当时杨衢云手上正拿着一本英文教科书,见有人照着他放枪,便拿着书来一挡,将身弯下。但胸旁肋骨,早中一枪。接二连三,又中了两三枪。这胸旁之弹,就是他的致命伤了。学生数人吓得跑的跑,躲的躲。等到家人团集,凶手早已跑远了。其时警察闻变,亦纷纷赶到。见衢云已被人扶到躺椅上睡下,虽觉痛楚,精神尚好。侦探局长英人汉臣,亦来向他略问几句,就用软榻把他送到国家医院里。医生当堂把他检验过,知道情形颇严重。侦探长遂乘机盘问被击因由,问他心里到底疑是谁人所为,平日有无私怨。他就说除了革命结仇,并无其他。又问倘有意外,有谁能替他料理后事?他说:“陈少白便可。”隔了一会,汉臣跑到报馆来见了我,把情形可危之说告诉我,又述了杨衢云委托身后之言,匆匆去了。第二日早晨起来,知道杨衢云因伤过重,内里流血,天没有亮已死去了。是日照例将尸身剖验,取出枪弹,然后发还事主殓葬。他家里实是清寒,便由我替他办理一切丧事。

出丧那一日,场面颇觉隆重。香港人士,识与不识,知道他为革命而被清政府暗杀的,心里叹息他,自动加入来送丧的人不少。那侦探长也礼衣礼帽,肃穆随行。经过之路,每一横街口,必站一便衣英警。我之前后,也有便衣英警各一人,保护严密,如临大敌。

杨衢云在临死时对汉臣说过,要葬在外国公墓内。后来侦探记录了告诉我,我便替他请求。照例中国人另有坟场,不准混入外人处的。好得英政府中人恨广州政府之无状,扰乱治

安,反表同情于死者之义烈可嘉,遂由政府特别议决,准其入葬。港人以为异数,故来送者数百人。葬事完毕,梅警察厅长就请了我去,第一句就问,“你是一个革命党人?”我说:“是的。”他说:“你们中国官府太不成话了,不同我们商量,用此龌龊手段,来行暗杀,乱我地方,这件事情,我替你们很有些抱不平。你现在既然也是领导革命的人,生命很有些危险。我给你一张带枪护照,派两个印捕来保护你,你可安心住在这里。”我谢过了,心里到有些感激他。后来这件案子得到许多人的帮助,费了我两年多的功夫,帮同香港政府把四个凶手除一人在家先死,一人因他事先为清政府所杀之外,完全捉获,在香港问绞而死。

杨衢云被暗杀的消息,传到日本,孙先生在横滨闻信,深为痛愤,因他到底系为国事被害的人。可惜他身后萧条,妻儿无所倚靠,因此就在日本开了一个追悼会,替他募捐了二千余金抚恤他的妻子。就是当时香港有几家大洋行,以及几个表同情于他的外国人,也解囊相赠,共有千余金,替他放在稳妥的银行里。那银行还许特别高利率给他们逐年收利度日。香港政府也动公愤,批准他的孤独儿子,在官立学堂读书,永远免收学费。他的坟墓上的石碑也是香港亲友,捐资建立的。

陈少白著《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75页

日本外务省藏档案《杨衢云在香港被杀》:

外务大臣加藤高明阁下:

听说清国流亡者杨衢云于本月十七日(疑笔误,编者)夜在香港遭枪杀。经过一番调查并从孙逸仙处得知上述事件有关情况:此人流亡到我国后曾住在横滨山下町一百二十一号孙逸仙处,当时名字叫杨飞鸿,去年(三十三年)六月八日曾与孙一同去新加坡。

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

明治34年1月29日

[440598 明治34年1月31日收到 甲秘第37号]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1月12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长沙知府赵宜琛为拿获自立会员汪楚珍请求正法事稟湖南巡抚俞廉三。

《俞廉三遗集》《赵宜琛稟汪楚珍正法案》(原题《长沙府赵宜琛稟并批〈汪楚珍正法案〉》):

署长沙府知府赵宜琛谨稟大人阁下:敬稟者,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五日奉臬司札,飭提取常德府会、慈利、武陵县拿解之富有票匪汪楚珍到案,详细研审,务得确情,议拟稟复核办,等因。奉此,遵即提取汪楚珍到案,督同局员悉心推鞠。缘汪楚珍即汪保初,籍隶慈利县,曾读书应试,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因家贫难度,与已在湖北正法之李虎村来至省城,寄居李虎村之父李树芳幕中,经李树芳荐入威字旗,与李虎村同赴湖北,在营充当帖写。李虎村旋出营,搬往汉口英租界一码头,与匪目林述堂、田均一、田均卜、杜子贵同居住,门首贴有李慎德堂字样。李虎村随邀汪楚珍赴中和公栈房会晤匪类李松芝、陈桃痴、蔡树珊、唐才中、谭凤墀、李和生、沈克诚,并邀至慎德堂,告说康有为、梁启超倡立自立会,上海系唐才常、狄楚卿为总,汉口系林述堂为头。上海寄有富有会票前来,现已分途散放,俟人数约齐,即便起事,劝令入会帮办笔墨。汪楚珍随即应允。李虎村以汪楚珍本系姻亲,可以信心,无须盟誓,亦无须发给会票。七月十四日,汪楚珍辞差出营,寄居慎德堂内,常至中和公栈房,得见林述



堂时与会内人等议事,并见有不知姓名之刻字匠二人在楼上刊刻各路各军伪关防、伪官衔并戳记等件。会内共分三路,立为三军:中军系林述堂总统,管武汉三镇,派有谭凤墀、李和生、李虎村、杜子贵暨该犯汪楚珍帮同办事;左军系陈桃痴总统,管安庆、大通、麻城一带,以凤凰厅生员朱连希即菱溪帮办笔墨;右军系沈克诚总统,管沙市、岳州、新堤一带,以唐才常之弟唐才中随同料理。林述堂与李虎村商启札稿,派令汪楚珍先后缮写数十份。因官衔图防尚未刻就,前后各空白一行,止填庚子年月。札内字句,汪楚珍记忆不清,大致系委其充当中军帮统或系营官,务各认真办事等语。考语或系精明强干,或系勇敢有才。汪楚珍写就后,交由李虎村转交林述堂填名分发。其所立三军,每军又分五营,每营又分五哨。每军则系统带、帮带各设一人,每营则正办副办各居一职,均由林述堂下札为凭。其余哨官,止随时付给手谕。此皆匪党下行公牍。尚有平行文件,名曰凭单,前幅列伪官衔,写中国自立会汉口总会所字样,后幅将衔名空出,待临时填发登号盖戳。会内各匪系分两等:一名会员,在总会所商办一切;一系会友,仅帮银钱,并不办事。所有各处往来信件,均由林述堂、李虎村经管收发。凡会友以及各营哨伪弁,往来中和公栈暨慎德堂,均络绎不绝。汪楚珍止知李松芝、谭凤墀均系承办大事匪魁,李和生系哥匪头目;另有东洋人丰东海伪装发辫,与陈桃痴曾赴慈利转回。林述堂又于汉口上下暨武昌鹦鹉洲等处佃屋办事,名曰分舵。上海寄来匪票,均系付给分舵散放,勾结哥匪并防营勇丁暨枪炮厂人役联为一气,俟八月军械到齐,即占夺武昌,焚劫衙署,新堤、岳州均能响应。二十日,林述堂业师唐才常带同东洋人甲斐来至汉口,以安庆、大通均已动手,与林述堂面商起事。二十四日,沈克诚携带花银二千余元,与汪楚珍同赴新堤,在途撞遇会员王子华,结伴同行。二十六日行抵新堤,寄居牌名昌和桔饼行内。沈克诚令汪楚珍在内赶写伪札。札内伪衔系“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字样,伪关防宽约二寸,长约四寸,刊“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之关防”十三字,系属篆文。汪楚珍写齐十份,沈克诚复令将分统营官各名姓逐一填入,止能记忆谭整、王秀芳、但尚栋、方艾卿、黄恩立、徐有德六名,余俱忘却。三十日,沈克诚复带同王子华、汪楚珍附搭洋船前赴岳州,撞遇李松芝,告说汉口总会业已破案,伊李松芝拒捕受伤,始得逃出,林述堂、唐才常均经正法等语。沈克诚会集谭凤墀、唐次臣、谭整、颜锡峰商议报仇,付给谭凤墀花银六百元,令赴华容,唐才中赴沙市,分途纠集。李松芝复起意带同汪楚珍转回原籍慈利县,藉团练为名,打造军械,并勾通九溪营兵丁戕官劫狱。沈克诚付给花银一千二百元,令与汪楚珍均分应用。谭凤墀告以慈利姚小琴、朱鲁芹家道殷实,须邀令入会,帮助钱文。沈克诚以李虎村之胞兄李石村随同其父李树芳身居要幕,令汪楚珍便道邀约。沈克诚商谋既定,即赴上海,嘱汪楚珍等听伊消息。谭凤墀因岳州查拿严紧,八月初九日与汪楚珍行抵省城。谭凤墀寓一品客栈。汪楚珍探知李树芳业已被辞出署,寄居湖北会馆。随寻至该馆,晤见李石村及李树芳之门人刘渠丞、徐百川,暨素识之朱序泮,告说沈克诚、李松芝令伊汪楚珍潜回本籍,复图滋事各情,劝令李石村同回慈利。李石村答以从缓再商。刘渠丞随邀汪楚珍至伊家居住,所领沈克诚洋银,除用外尚存四百元,因系光板,恐被盘查,均暂交刘渠丞,约俟将来取用。十一日,汪楚珍搭就船只,与徐百川由水路行抵慈利县属之凉水井地方。二十五日,听闻营县查拿,逃至火场坪,被获到案。等情。讯据汪楚珍供认不讳。卑府查汪楚珍听从入会,屡为匪魁缮写伪札,迨事经发觉,复敢潜回慈利,另图起事,实属始终怙恶,罪不容诛。拟请将汪楚珍即汪保初照章就地正法梟示,以彰国宪,而快人心。除严拿沈克诚等务获究报外,是否有当,理合开具供折,稟请大人府赐察核批示祇遵。肃此具票,恭请钧安,伏祈垂鉴。除稟督部堂外,卑府宜琛谨稟。

批:据稟已悉。汪楚珍与匪首李虎村、林述堂等伙谋反逆,代缮伪札,迨经败露,逃回原

籍,复图纠人起事。现经审讯明确,不容片刻稽诛。仰将该犯汪楚珍立即照章正法梟示,仍候督部堂批示缴供折存。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77~180页

1月13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清政府令李毓森、徐寿朋赴京,随同奕劻、李鸿章办理修改通商条约事宜。

《清实录》:

辛卯……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开议通商条约,最关紧要。著李毓森迅速赴京,随同奕劻、李鸿章妥筹办理。又谕,前据奕劻、李鸿章奏请调盛宣怀、徐寿朋随办各国税则条约,当以盛宣怀已充会办商务大臣,谕令徐寿朋即行来京,帮同办理。此次修改通商条约,头绪繁多,自应详加综核,务臻妥善。道员李毓森于通商一切事宜,尚有体会。已飭令迅速赴京,随同办理。著该亲王等電商盛宣怀,并督同徐寿朋、李毓森详细考订,以期无损利权为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2页

1月15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宫崎寅藏与内田良平为中村弥六事件而格斗,宫崎寅藏受伤,于病床上拟具长函致孙中山,详述中村弥六事件始末。

近藤秀树《宫崎滔天年谱》:

一月十五日,出席犬养毅宅的新年宴会,还有内田良平、平山周、原禎、尾崎行昌、清藤幸七郎、可儿长一等人。滔天因不公开中村弥六事件了结的内容,而与内田发生争论,并被内田打伤额头。

近藤秀树编,陈鹏仁译《宫崎滔天书信与年谱——辛亥革命之友的一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6页

宫崎寅藏《经纶悉破》:

归东京叩木翁(犬养毅,编者)之邸,翁笑曰:“同志中对君有愆意,明日余置酒肴为君调和之。”明日,同志皆集。主人先言曰:“不逢不语,彼此之情不通,今此会,温同志之旧交也。”且饮且谈,酒三巡,更石君(内田良平,编者)先问曰:“中六(中村弥六,编者)事件如何?愿闻其详。”余曰:“余欲(不)守秘密之德义,无麻翁(头山满,编者)允许,则不吐露。”此日麻翁当来而未来也。彼固强,余断不允,于是彼之质问,一变而为嘲笑。余亦大怒,两不相让,而革命军之大将,遂挺刃而自江。余搏不胜,破其额,血流至襟,诸同人强制之入别室,医来施疗,十数日而愈,至今前额有半规月形之瘢。观余真知其为失足之纪念也。

宫崎寅藏著,P.Y.校勘《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出版合作社1934年版,第119~120页

宫崎寅藏《与孙逸仙书》:

余受更石君创击之时,不觉苦痛。夜深人静,则悲愤中来,思人情之可怖,疑憎我者之必多,则孙君之心果何如乎?得无逐群疑众谤以疑我之后乎?果如此,不如自进而述中六事件之经过,以释其疑。病床驰笔,经草一文,以致之孙君,文曰:

逸仙先生足下,辱交于兹,垂四年矣。以大君子之容人,而效奔走于三色之旗下,谋事不成,屡遭蹉跌,然不足以灰仆之心也。乃者谗口中伤,恶声四出。以先生知仆之明,本不待乎陈辩。第吾两人心性,尚未至乎至圣灵通、拈花微笑之境。距离又远,难保无风云阻隔。故谨述中六事件之经过于左右,表明心事。先生若有疑乎?愿得此以解之。无则笑而弃之。

方先生在台而电促军器也，仆与远藤、木翁豫想方法，皆知急送之难。然其始中六实以全权独当交涉之冲。末由窥其机奥。适中六有巡游他方之说，远藤遂诿以准备而止其行。否则请立代人而当此事。彼不得已而嘱远藤以委任状，此远藤出中六而与小仓相接之原因也。

远藤访小仓要求弹丸授受之事，彼曰时有不利，故不能引渡。远藤曰：“今当急送之时，岂费代价而无权催送？”彼曰：“品物虽属于君，然定运送之机，我权内之事也。是在与中六所契约之个条中。”远藤闻之，且惊且怪，强求检查实品。彼曰：“此品今在□□□仓库，虽吾不能易见，且二百五十万品，如何检查？”远藤曰：“吾奉职□□，略谙此道，可以方法概定之。”彼悄然曰：“此品原废物，不如输国外以占巨利。此中六所贻与君等之利便也。”远藤闻言，益惊且怪，盖小仓之意，误以远藤为与中六同臭之人。于是驰告木翁，又以电话招仆。至是，而中六之非行明矣。

小仓与中六既肥私而误公，则弹丸之运送何如乎？乃电告先生，而先生复命曰：急送代金。至是，木翁乃亲访小仓。彼曰：“以一万二千五百金买返可也。”翁曰：“对于六万五千，而所偿不及五分之一，未免太酷。”彼急遮之曰：“否，吾所受者五万金。而此五万中之利润，犹多归中六与夫关于中六方面之人。”于是知中六之所私实不少。乃强请出三万金，彼乞暂缓回答。继请再献二千五百，则计以一万五千金而买返此丸也。

木翁谓余曰：中六之罪不可逭矣，虽罪而责之何益？若设法使彼以所肥者仍献于公，合之小仓之一万五千金，以应前敌之急。然彼常貌为贫而介，苟直接交涉而使偿金者，决裂之事也。故宜示意小仓，使中六与彼为表面之谈，冀小仓或有劝告，藉小仓之名而出金，其如何？

方惠州之军报起，仆与远藤早至横滨。既屡闻胜利之电，魂飞肉跃，实恨不能飞渡支那海而奔走麾下。虽梦中弦索，如闻大军凯歌之声。而所以绊此軀者，实中六之事也。中六归而仆往见，倚木翁之意，而演谜语。实则要其所肥之一万五千金也。彼如有觉悟，允与小仓谈判。

次日，复访中六，未得要领。而木翁以电话招余，则远藤亦在，于是知中六之驰骤，乃与吾辈日远。

远藤报告曰：吾面中六，适彼问小仓而归。见余愤然曰：“木翁不义无情之伦，至小仓而詈吾者何事乎？吾与彼为政友，而视之曾商人之不若！”言次，殆如狂人。窥其意，盖彼至小仓而劝出金，而小仓亦以彼所行之非为劝，于是不得不取证木翁之言（即五万金与六万五千金之别）。彼自知众口不理，狼狽周章而演此狂剧。然而此一事也，事之外犹有事，则私书私印之伪造是也。

翌日，仆访中六，而远藤先在，伪为不知，而问小仓之返答。彼强颜厉色曰：吾自后不与弹丸之事。仆问以故，彼复骂木翁。仆晓之曰：事非木翁，而归孙君，非孙君一人之私，而天下之公议也。君与木翁有争，异日可也。今奈何以私愤弃天下之公义，不速了此事？彼复如狂剧者，揭无条理之言。仆遂怒之，与远藤热骂而出。于是第一平和之手段破。

中六既不可喻，而小仓亦非愿舍其资者，但失前与小仓德商之间所换之品物交换书，又不能不烦中六。于是日北（福本诚，编者）任其劳，由中六之手而得德商之书，以了结小仓之方面。

中六既奋自弃之勇，而张背水之军，与木翁为敌，乃游说党之一角曰：“木翁之伤吾，欲摧旧革进党之势力也。”此时木翁犹秘中六之非，而世皆知木翁与中六不善，且有诘问事实者，

渐为党中之一问题。而木翁犹不轻发,惟密告党之二三领袖。时则先生已从台湾归而发现私印私书之伪造。

一日,有小岛君忽然来访仆,谓仆曰:“昨中六求会见于吾,吾不见中六久矣,其必关于君等之件者,访之如何?”此日木翁行仙台不在,仆劝往。归告曰:“中六外强而中干,其意欲应机使吾当调停之役。”翁闻言甚喜,于是复从事于平和之落着。

既而中六赖小岛君来求会见于木翁。翁答曰:“会见可也,然吾与中六不单见,须有一二友人之临席,就麻翁、莫北、冈浩中选之。”会见之处,亦于三人家。乃定莫北家中,而请麻翁之临。至期,翁使仆作伪造书之写本,怀之而临会场。归报曰:中六之演说甚长,其巧辩足以饰非。说毕,余无言,惟出二伪书示之,彼不能御,遂服罪。

此会见为秘密之会见也,素不发表于人。会合之人,亦为中六守秘密之德义,况中六既服其罪而愿偿,则一缕之希望又自此生矣。何图朝报(应指《朝日新闻》,编者)偶揭中六之非,将驱逐于名誉之世界,而绝政治的生命。其狼狈无论,又偶有更石君求会见于彼。君以胆力鸣,彼有罪恶而恐怖也,固矣。中六之意,以为是木翁所教。翁欲自明,惟有乞记事之中止,且宽期面会。而朝报竟不收其锐锋,并伪造书而亦暴露。此非对于中六死刑之宣告乎?于是彼益采毒血之决心,而第二平和之手段亦破。

中六之方面如此,而木翁之方面,又有新生之问题,则于党内之处分中六时也。自伪造书一显于纸上,向翁而促此处分者太急。翁亦无由曲庇,窃劝告以退党之事。中六不允,乃以总务委员之权力而除之。

平和手段既破,所存者最后一策耳:起诉是也。然中六曩对木翁而言偿,故先生携书而访中六。而中六之答如彼,先生怒之而欲起诉,乃托法律之事于三善君,复以更石所荐无报酬之梅井君为副,此仆与先生共历之事也。

仆等既采最后之决心,以对中六之毒血,而却以二木君之一言而转向者,此不得不迷于先生者也。二木君者,仆之亲戚也。送书招余,时富井君亦在座。二木君曰:君之意,欲陷中六于死地乎?曰:“否。”然则木翁如何?曰:“与仆同意。”彼掉头曰:“木翁之穷追中六,实过酷矣。曰新闻,曰除名,以此二事,天下既目木翁为无泪无血之人。今又闻起诉中六,是岂欲斩中六而反自伤乎?”仆随辩事之经过,而曰木翁岂不知一身之利害;但思对孙君之义理,想自己之责任,不得已而出于此。彼甚有解色,忽一变其语调曰:然乎?是实君所以酬木翁知遇之时矣。仆问其故,彼答曰:吾之比于世人,多悉木翁之心事。然居外部而观,且思木翁之无情也。且夫中六鬼蜮之技,虽不可谄,然君非曾一信赖而依托以大事者乎?彼有罪,君等不明之责,自在其中。何不大君心胸以迎中六,且使木翁脱世人之疑。仆闻言心动,然知中六奸智,能对敌情而弄缓急,故所言终无济也。临去,彼云中六今日来乞调停。

既而木翁电招仆,言麻翁来访,窃言穷追之非。吾反驳其言,彼去,使吾传言会君于红叶馆。此日盖与先生一会于小岛之寓,访辩护士三善而不值者也。麻翁之言,略如二木。仆略述其事之不得已。翁曰:“事情吾知之,但我,木翁之良友也,想君亦然。而君,孙君之至友也。君与木翁致力于异乡亡命之士之高义,吾甚感动。但中六与木翁亦为多年政友。如为活孙君而杀中六,是岂仁者之所为乎?木翁云吾弄奸智而啜亡命志士之膏血,不有可洒之泪,是理也。理虽为理,然人间之泪,不洒于理而流于情。君等若强遂行其决意,则世界之同情,宁倾于中六,却上木翁以无泪无血之徽号。夫何不勒马悬崖,以保全木翁之誉,而遂孙君之事。但君若有其心,吾请当中六之方面,愿君不言额之多寡,以返金员。”余诺之,此实平和之着之再起者也。

麻翁又曰：君若容我之请，则中止起诉。仆曰：非也。余等约三善之会行，犹余二日，想君与中六之谈，一席可决。仆又曰：吾甚疏于金钱之事，愿得好顾问。乃推小島君。

二日后，仆与先生往访三善，乃知对于中六之罪，虽有定法，然事涉隐谋，关于日、清、菲、德四国之件，关系之人，又不可不受一应再应之调。至于终局，约费数年。故先生之意亦动。又恐为中六所知，乃故示麻翁以进行起诉之状，终以中六之一万三千金来，草草结局。此又仆与先生共历之事也。

事实如前所陈，今请括言其要，则不杀中六而立义于先生者，木翁最初之希望也。宁杀中六受无泪无血之嘲而立义于先生者，木翁最后之决心也。而救中六于九死，复欲自出千金以补中六，而先生不受者，麻翁之至情也。仆不幸而承乏于其间，又不幸而洞察两翁之心事，又能知先生之状况，死不感施为之苦，无所狐疑而当其冲耳。

仆言尽于此矣。中六之起诉不成，而仆反若起诉于先生者，知先生之笑其愚也。然使仆至于此愚者谁乎？陈其情于左右，希与先生之交情，完于万世也。先生其鉴之，幸甚！

宫崎寅藏著，P. Y. 校勘《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出版合作社1934年版，第120~129页

1月16日（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情报机构侦悉孙中山等返回横滨。

日本外务省藏档案《孙逸仙等回横滨》：

外务大臣加藤高明阁下：

并呈内外两相、局长、总监，大阪、兵庫、山口、福岡、长崎各县知事：

十六日上午十时十分，清国流亡者孙逸仙乘中途停靠的火车返回了横滨（接大阪府电报）。报告如上。

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

明治34年1月16日

[440600 明治34年1月18日收到 甲秘第59号]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1月18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政府将与俄私订条约的奉天将军增祺革职，并责成李鸿章、杨儒等与俄据理力争，维护东三省利权。

《清实录》：

丙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奕劻等。径、宥两电悉。杨儒寄电所称，增祺派委已革道员周冕，往旅顺与俄擅立奉天交地暂且约章九条画押等语。阅之殊深骇诧。此事增祺始终并未奏明。周冕系已革道员，久已摈弃不用。即系暂且约章，该革员亦无议订之权。此次东三省交收事宜，关系甚大。杨儒既膺全权重任，著即责成向俄外部婉切辩明，务臻允协。增祺擅行委员，妄加全权字样，殊属荒谬。著交部严加议处。俄与中国订交最久，近年于中国诸事，无不极力维持。此次许还东三省，尤为深敦睦谊。想俄廷亦断不至以该革员私画暂且之约，遂执为一成不易之据也。李鸿章曾赴俄国，立有专约，更应统筹全局。东三省安危，所系甚重。著仍遵前旨，随时电商杨儒，参酌妥筹，总期吏治兵权，均不失我自主为要。格使所言，当与力辩，以期共济。寻兵部奏，增祺处分，应请革职。从之。

《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6页

1月21日(十二月初二日) 孙中山拜访菲律宾独立军领袖彭西,并交给彭西从中村弥六处收回购械款五千零二十日元。

日本外务省藏档案《孙逸仙交款与菲律宾叛军领袖彭西》:

外务大臣加藤高明阁下:

根据报告,二十一日清国人孙逸仙到马尼拉人彭西处登门拜访,交给他五千零二十日元,这笔钱据说是由中村弥六处收回,听说彭西将于二月八日出发赴香港旅行。

又据报告,彭西随从同国人佩鲁沙将于后天(二十六日)乘神奈川号汽船经香港回马尼拉,参加叛军并担任工作。

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

明治34年1月24日

[440596 明治34年1月25日 甲秘第24号]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彭西《孙逸仙传》:

孙逸仙的名字,将列为全人类最伟大的救星之一,他献身国家的事迹,足堪效法。

他的建树伟大,他的大公无私,他对于时势给他的名利,原是对他功勋的公平酬报,弃如敝屣,绝不介怀,这提高他个人道德的评价一百倍。

他伟大人格的特质,是在他个人立身行道方面的谦恭、朴实和克己的态度与精神。

就是在我们兴致来的时候,于日本的茶屋式中国料理中,在大批花枝招展的艺妓里面休息的时候,他正襟危坐,态度谦和庄重。

对朋友们,他是一往情深。

在宣传与说理方面,谁也比不上他坦率、雄辩及说服的能力。他说明及宣传他的主张,全无火气,但温和而动听,并且以绝对诚恳的态度,含笑答复与他反对的意见。

孙逸仙对于菲律宾的情形也很熟悉,曾以极大关怀,逐步注视菲律宾各项事件的过程与发展。他曾经悉心研究诸如黎萨及戴壁莱等我国伟人的历史及品格,在演说及著作里,曾对一般听众及读者阐述过这些伟人在我国政治发展中之言行。

黄季陆著《台湾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及有关史料·附件·国父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与惠州起义》,“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五(1985年),第250~251页

△ 此事前后,孙中山与彭西及俄国无政府党人罗斯基等谈论无政府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

先生(即孙中山,编者)问俄代表曰:“无政府党如何?”俄代表曰:“百年之内,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吾党满足,恐吾身之不及见也。”俄代表问先生曰:“中国如何?”先生曰:“中国情形,与俄国全反。予及身不成功,中国革命,亦归泡影。”俄代表请其故,先生曰:“俄国尼可拉斯皇室,为斯拉夫本族。无政府党所欲推倒者,极端专制耳。且俄国向无人民革命之历史,人民怨恨贵族,较皇室为甚。俄皇室与欧洲列强为婚姻之国。贵党以无政府标题,欧洲各国政府,必助俄皇室,以压制人民。究竟主张无政府主义者,人民占少数也。中国则不然,人民揭竿而起,匹夫有天下,历史视为寻常。外族入主中国,人民起而驱逐,所见不鲜,不徒推倒一政府也。今中国人民,宜推翻者,有两重历史,曰外族满清之入主,曰现代政府之腐败,而皆为数千年起大革命,历史所允许。可惧者,满清主立宪党,唱立宪政府,拥戴满洲,而授权

人民,人民受缓和之欺骗耳。幸满政府,视立宪党为革命党,此不二十年,吾得见中国革命大成功也。”菲代表曰:“今美国以仁爱教育,扶持菲人,允许将来自主,菲人惑之,其祸有甚于中国君主立宪党者。”

《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1期,1947年

1月26日(十二月初七日) 孙中山在横滨召开杨衢云追悼会,并募款抚恤杨衢云遗族。

冯自由《庚子惠州之役》:

中山时寓横滨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馆。闻杨(衢云,编者)遇害,乃于十二月初七晚召集同志开会追悼于永乐楼,并发起募捐,以恤其遗族。兹附录庚子十二月廿五日中山由横滨致谢澹泰函如左:

康如(谢澹[缵]泰号康如,编者)仁兄足下:

启者。先友杨君在港遇害之事,弟得接电音,即向同志周知,弟与各同志皆深为惋惜,哀悼之情,有非笔墨所能尽者矣。是以中历本月初七夕,邀众聚集,特为杨君举哀,同志尤君(指尤列,编者)起而演说,将杨君生平出处志气大略,表明众听,且为之设论纪念,俾同志永远不忘,众皆伤悼,现于颜色。弟乘此机会,即出捐柬,言明为杨君善后之用。众皆踊跃捐助,共题得银数约一千有余元。尤君又复当众代杨宅道谢同志厚情,存歿均感之话,然后散众。此则弟在横滨埠为杨君略尽手足之义之情形也。至于捐款,不日便可收清,当即汇港中国报馆,交与足下诸君为之安置。闻说港中亦筹善后,未审捐款可得若干?念甚,念甚。弟今出名为杨君具计音,自日本以东各处之同志或戚友,经已由弟寄去。但杨君交游甚广,足下亦知最深,哀悼之情,彼此自不言而喻。并将计音付上二百份,所有杨君之友,自香港南北以及西方各路,请足下做主代寄为望。书难尽言,伏维惠照不宣。

弟孙文谨启。西二月十三日。

星俦(编者按,指何汝铭,字星俦,时任香港保罗书院院长)兄处,已由弟付伊计音一百份,驾往言之更妥。

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革命史编辑社1928年印行,第100~101页

1月29日(十二月初十日) 清政府在西安下诏变法,命大臣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方面,当因当革,各抒所见,以便甄择。

《清实录》:

丁未,谕内阁: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

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翦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牒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自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有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详,以备甄择。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流俗之人,已有百短,遂不愿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认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坐废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此不治之病。欲去此弊,其本在于公尔忘私,其究归于实事求是。又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

《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3~275页

是年初(十一至十二月间) 吴禄贞致函汪康年,述及其在日游学计划及《中外日报》所载文章侮辱留日学生情事。

吴禄贞《致汪穰卿函》:

穰卿先生大人赐鉴:

旅沪时承蒙过爱,感谢靡涯。东渡以来,善状毫无,又愧学鲜进步,无可慰告。是以每欲致书左右,而辄止者,职是故也。想先生之期望于禄贞者远,谅不以罕通音问见责也。敬维道体迪吉,以祷以颂。禄贞以十月初旬卒業陆军士官学校,当即入彼近卫骑兵联队,教彼新兵。归国之期,大抵在二三月间耳。禄贞学问既浅,阅历毫无,即返国亦无补于时局也。是以欲再留学五年陆军大学校。明年春归国与否,尚未定。张香帅疑禄贞甚深,前日钱先生东来时寄言禄贞,将来学成归国,湖北之保举差事不可作想,若留学亦不出经费云云。保举也得之何用,差事也受之何益,名也利也,禄贞绝不为之所累也。然燕雀之心,宁知鸿鹄,天空鸟飞,翔而后集,无数琼林玉树,无数瑶草奇花,任我心息,任我飞鸣,与彼羁留于黑暗世界者,盖不啻昼夜之别也。敢请先生可为我一贺。至于留学不出经费,亦不足为禄贞病。明年所以拟回国者,筹经费作自备生计故也。日前阅《中外日报》,内载有侮辱东游学生一条,如此无稽之谈,不知得自何处,稍知日本军队及学校之规模并我东游学生之气概者,万不至出此胡言。主持报馆者无不自命为经世人才,而不能辨区区之真伪,可笑可鄙。上此报也,为害



于东游学生者微微,为害中国实不小,将来东游学生绝迹,必《中外日报》馆所赐也。伟矣哉报馆之势力,诚哉报馆之有益于中国。呜呼!噫嘻!是望先生为我转达《中外日报》馆主人为幸。浩吾先生闻已归沪,见面时请代为致意,所托之举,当尽力图之。即此,敬叩道安,并贺年禧。湖北游学生吴禄贞谨上。

如蒙时赐教言,则幸甚幸甚。又及。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页。

编者注:皮明麻、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在收入此信时加有按语:“本篇原件无日期,据内容,约写于年初。”详见皮明麻、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2月1日(十二月十三日) 清政府谕令地方官员切实保护洋人,严禁仇教集会。

《清实录》:

又谕:中外订约以来,各国人民准入内地,载在条约。朝廷慎固邦交,叠经谕飭各省实力保护。乃地方官漫不经心,以致匪徒肆行滋扰,伤害各国人民之案,屡见叠出。朕维薄德,无以化导愚民,良深引疚。而地方各官,平日于洋务不知讲求,于交涉罔知大体,以致燎原引火,貽害君国,抚心自问,当亦难安。自今以往,其各振刷精神,捐除成见。须知修好睦邻,古今通义。远人来华,或通商以懋迁有无,或游历以增长学识。即传教之士,亦以劝人为善为本。梯山航海,备极艰辛。我中国既称礼义之邦,宜尽宾主之谊。况近年华民出洋者,不下数十万人。身家财产,悉赖各国保全。即以报施而论,亦岂得稍存歧视!著再责成各直省文武大吏,通飭所属,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须切实照料保护。倘有不逞之徒,假托义愤,陵虐戕害洋人,立即驰往弹压,获犯惩办,不得稍涉玩延。如或漫无觉察,甚至有意纵容,酿成巨案,或另有违约之行,不即时弹压,犯事之人,不立行惩办者,将该管督抚文武大吏及地方有司各官,一概革职,永不叙用,不准投效他省,希图开复。并将此次谕旨一并刊布,出示晓谕,以期官民交警,永革浇风。

又谕:各省会徒,藉仇教为名,纠聚立会,叠经降旨严禁,不啻三令五申。乃近年山东各属,竟有大刀会义和拳等名目,到处传习,肆行杀掠,蔓延直境,阑入京师,以致焚毁教堂,围攻使馆,开罪邻邦,貽误大局。朕以保护未至,负疚滋深。尔百姓平日食毛践土,具受国恩,乃敢逞其好勇斗狠之私习,为符咒邪妄之术,拒捕戕官,肆无忌惮,遂尔肇此奇祸,上貽君父之忧。追念之余,尤深痛恨。业经严飭各路统兵大臣,实力剿办,务净根株。并将纵庇义和拳之王大臣,各照应得之罪,分别轻重,尽法严惩。杀害各国人民之各城镇,概停文武各项考试五年,以示惩儆。惟思乡僻愚民,尚未周知,特再严行申禁,以免不教而诛。尔军民人等,须知结党入会,例禁甚严。列朝办理会匪之案,从未稍宽。况各国皆属友邦,教民亦系赤子,朝廷一视同仁,毫无歧视。即或果有被欺情事,亦应呈报官司,听候持平判断,何得轻听谣传,藉词报复,托名义愤,藐视刑章。迨事败之后,黠者远颺,懦者受戮,法所难容,情实可悯。自此次严谕之后,各宜悔悟自新,痛改旧习。如再有怙恶不悛之徒,私立仇教各会,持械格斗,公然劫掠,除将为首之人,严密查拿,尽法惩治外,其甘心从逆,焚杀有据者,亦即按照惩办土匪章程,一律问死,决不宽贷。各省将军督抚大吏,均有牧民之责,务各严飭所属,剴切晓谕。并将此次谕旨,刊刻誊黄,遍行张贴,务使家喻户晓,勉为善良,以期无负朝廷谆谆告诫,辟以止辟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7~279页

2月5日(十二月十七日) 日本情报机构侦悉康有为致书冯紫珊,希望重返日本。

日本外务省藏档案《康有为欲返日本》:

外务大臣加藤高明阁下:

并呈内外两相、局长、总监,兵库、长崎各县知事:

流亡到新加坡的清国人康有为现希望能在我国和新加坡之间往返,日前致书横滨市山下町二百五十三号的清国人冯紫珊,表达了欲来我国的愿望,日本政府目前尚无拒绝之意。根据调查,冯紫珊正与胞兄冯镜如设法了解日本政府的意向。

报告如上。

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

明治34年2月5日

[440600 明治34年2月6日收到 甲秘第43号]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2月13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日本情报机构侦悉孙中山等到大阪、和歌山。

日本外务省藏档案《孙逸仙等到大阪、和歌山》:

外务大臣加藤高明阁下:

并呈警视总监,神奈川、京都、兵库、广岛、山口、福冈、佐贺、长崎、和歌山各县知事:

清国流亡者情况报告如下:

十三日上午十时二十分,孙逸仙携温炳臣由横滨乘开往梅田方向的火车来到大阪(接神奈川县电报),他们到四十一丁目森吉楼停留用罢中餐后,下午二时三十分乘火车又由难波出发向和歌山方向出发(已去电和歌山县)。据称他们一行人是有事要去与在和歌山的朋友面谈,其真实姓名保密。到达该地后,他们住进在本町三丁目藤源家的旅社。

大阪府知事菊池侃三

明治34年2月13日

[440603 明治34年2月15日收到 特甲第55号]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本日,清廷嘉奖山西巡抚锡良所奏拿获“富有票”首要邵春轩、甘瑞成之出力各员。

《光绪朝东华录》:

壬戌……谕:锡良奏拿获富有票首要会匪讯明正法并将出力各员请奖一折。康、梁二逆,创立富有票,到处散放,藉端煽惑。勾结匪徒,潜谋不轨,实堪痛恨。经锡良严密拿获首犯邵春轩、甘瑞成二名,讯明正法。所有出力各员,自应优加奖励。山西在任候补直隶州知州署阳曲县知县郑景福、候补直隶州知州泽川,均着免补本班,以知府归候补班前补用。试用直隶州州判李璠藩,着免补本班,以知县用。开缺徐沟县知县安昌墀,着以直隶州知州遇缺即补,以示鼓励。余着照所议办理。此等匪徒不免蔓延各省,着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认真查拿,勿任漏网,该部知道。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13页

2月14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赴和歌山访问南方熊楠,至16日始返回横滨。

《南方熊楠日记》:



(14日)上午9时左右,中山一人乘人力车来访。到新坐数谈话,并进西餐。翻译温炳臣也于2时左右前来,吃虾及寿司。受约的小笠原誉至夫(二人在火车上相遇)也到来。5时许,小笠原、孙、温与余四人乘车去芦边屋。余不饮,彼三人饮。到富士屋已过7时。饭后小笠原去,余过10时方返家。追记:昭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早注:中山樵孙逸仙也。15日,12时以前访中山氏,与温一同回来也。谈话中说到他们二人2时24分动身,便赶快招呼常楠、楠次郎及常太郎,到里桥角林处会齐照相,兄弟侄子一齐去。

另据南方记载:24日,收到由先生转交赠送的彭西所著《南洋之风云》一册。

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6~267页

2月16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孙中山致函南方熊楠,并缮函引介南方于犬养毅。

孙中山《致南方熊楠函》:

南方先生足下:

和歌山叙旧,欢洽生平,独惜时日所限,不能久留,多聆教益,为可憾耳。别后于翌日已到横滨,兹如命草就一书付上,以为介绍于犬养木堂君,幸为察收可也。温炳臣亦寄语问候先生并贵昆季安好。此致,即候大安不一。

弟孙文谨启 二月十六日

附:孙中山致犬养毅之介绍函:

木堂先生足下:

弟尝与先生谈及昔年在英京获交一贵国奇人南方熊楠君,今因闻君返里,特来和歌山县访之,相见甚欢,流连忘返。纵谈间,弟道及先生为忘形之交,君本熟耳先生盛名,而以弟之故,更思一识先生,拟二月后上京拜谒,弟特托寸纸以为介绍。君游学欧米将廿年,博通数国语言文字,其哲学理学之精深,虽泰西专门名家每为惊倒,而于植物学一门尤为造诣。君无心名利,苦志于学,独立特行,十余年如一日,诚非人可及也。先生见之,想必有相见恨晚之慨也。此致,并候大安不一。

弟孙文谨启 二月十六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6~207页

1至2月间(十二月) 刘坤一悬赏捕拿自立军起义流亡领袖沈荃、秦力山等。

刘坤一《复黄芑岩》(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

徐宝山密友张姓诱拿萧、沈(指沈荃,字克诚,编者)等匪,务离洋人租界稍远,俟到黄渡地方而后下手,庶免洋人藉口索回,如龔超故事。若能妥办拿获萧子云、沈克诚,每名赏银二千元,秦力山、陈浣、王四脚猪,每名赏银一千元;倘以为薄,将元改两,亦无不可。保奖准其破格。伏祈裁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79页

2月(十二月末) 张之洞致函鹿传霖,论及改良派及革命党在长江中下游活动情形。

张之洞《致鹿滋轩》:

……康党尚炽,孙文又与合伙。(夏间已分,秋间又合。)目下孙党潜入长江,助之勾煽,